

提问视域决定教师课堂驾驭能力

□李浩

“horizon”(视域)这个词不仅指一个人视力所能达到的范围,即眼睛所能看到的地方,还具有更深一层的意义。

当观察者静止不动时,其视野必定是有限的,最远能看到的地方就是天地之交。因此,“horizon”这个词也有“地平线”的意思。一旦观察者开始移动,他的视域便可无限延伸。

在哲学领域中,“视域”这一概念不限于物理上的“看”,还有精神上的“观”。目之所及确有限,心之所向则无穷。

教师在向学生提问时,也存在提问视域。它不仅能目测到物理空间内的学生,也能洞察个体生命的精神。

一堂课是否可以顺利推进主要取决于教学设计,而教学设计的关键就是提问。提问的内涵在于以学定教,即教师根据学情,在最近发展区设置问题,形成对学生的思维挑战,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。

教师的提问视域,不仅展示了教师的学科知识,也考验着教师的课堂驾驭能力,是教师综合素质的体现。

首先,提问视域中的学生范围要尽可能大。

年轻教师缺少经验,很多时候会将目光聚焦在前排的学生,或者几个思维比较敏锐的学生。

甚至在省优质课的赛场上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,因为教师对学生不了解,又想确保自己的课堂能顺利推进,一旦发

现个别学生问题回答得好,便把大部分的回答机会都给这几个学生。有的学生一节课会被提问四五次,而很多学生却未有任何表现的机会。

提问视域窄化的后果是给被聚焦的一方造成极大的心理压力,从而形成课堂的紧张氛围;而被忽略的一方则如释重负,继而感觉无所事事,精神游离在课堂之外。

因此,在教室这个物理空间中,教师要将注意力涉及听课的所有学生,而不是聚焦在某个角落,要确保更多的学生跟随课堂的节奏前进。

如果我们把课堂比喻为一趟旅程,教师的目的是要确保途中没有一个旅人掉队。

其次,提问视域中还包含问题的逻辑。所谓提问要有逻辑,指的是问题要经得起推敲、符合常识。课堂中经常会有一些逻辑混乱、不合常理的提问。

比如有位教师在执教一堂课时提问:“Why did they go home?”(他们为什么要回家?)其文本语境是主人公遭遇自然灾害,教师期待的答案是:“They wanted to rebuild their home.”(他们想重建家园。)

但学生的第一反应是:“一个人为什么不回家?”按照正常的逻辑,没有人愿意背井离乡,家是我们离不开的故土。因此,不论主人公想不想重建家园,回家是他们必然要做的选择。教师的提问可以是:“What will they do first when they get home?”(他们回家后要做的

第一件事是什么?)

在那节课中,我看到有学生在窃笑,不少学生是被强行点名回答的,答案都显得牵强附会。

最后,提问视域还需要关注问题的层次。

教师在设问的时候,要从建构主义的角度去推进课堂,遵循由易到难、步步推进的原则,但也要懂得适可而止,在问题触及本质的那一刻见好就收。

在有限的课时中,喋喋不休的提问容易耗损时间。在英语课堂上,经常会听到这样的一句提问:“And more?”(还有呢?)

有时学生的回答已经非常到位,但教师为得到预期的答案,不断地追问学生;而学生此时可能对自己的回答有些自信,内心很想得到教师的肯定,却换来教师的一句“And more?”,显得自己的表现不够精彩,从而产生挫败感。

与过度追问相反的是浅尝辄止。

不少教师喜欢抢夺学生的话语权。学生明明只回答了一半,或者才刚刚开了个头,教师不知是出于对时间失控的恐惧还是怕学生讲不到重点,非得打断学生的发言,自顾自回答起来。如果教师的回答能在学生的基础上有所提升倒也无妨,但很多时候他们只是重复学生的表述而已。

教师对课堂互动程度的判断,也是对课堂节奏的掌控,是容易被我们忽视的一种能力。

师生问答式教育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

腊苏格拉底的“助产士”教育法,在一问一答中,真理和智慧渐渐浮出水面,学生在不知不觉中掌握了知识。

教师的提问视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学生发现问题的视角、分析问题的思路 and 解决问题的能力。有的教师上课来行云流水、一气呵成,是因为其提问视域够广、够深、够精准。

传统的课堂提问主要是以学生的知识积累为导向,通过考试的方式评价学生;然而,AI时代已经到来,知识作为基础材料在学习中必不可少,学习更倾向于锻炼批判性思维和问题解决能力。

AI时代学习知识最重要的意义在于运用知识,尤其是掌握运用知识向AI提问的能力,以此寻求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。这对我们的日常课堂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。

决定课堂成败的因素有很多,诸如对学情的了解、对文本的解读、对情感的共鸣等,教师的提问是最重要的因素,起着串联教学环节的关键作用。而提问视域的深度、广度和精度关乎着整堂课能否顺利推进,教学效果能否得以凸显,师生之间能否实现双向奔赴。

(作者系绍兴市上虞区华维外国语学校校长)

陈宝国

要提高理科成绩,关键是要熟悉学科里的概念、原理、公式这些东西。如果这些基础的东西你都不清楚,哪怕作者写得再严谨、表达得再规范,你还是会觉得云里雾里。因此,平时要多读、多理解、多琢磨,还要多动手实践。积累多了,领悟深了,见识广了,再去学那些专业内容,自然就易懂,题目也能解得出来。

俞铁钢

理科读题能力离不开语文的阅读基础。试想,如果一个学生连基本的文字理解都成问题,怎么可能读懂理科题目呢?

相比文科,理科读题对精准理解题目的要求更高,又涉及理科特有的逻辑和规律。这就能够解释为什么有些学生语文成绩不错,但理科成绩不理想,因为他们对数理化知识掌握不足。

树人中学张祖平

作为理科教师,在讲解那些带有大段生活情境的应用题时,千万不能轻描淡写地说:“题看着长,其实很多都是无用信息,你只要抓住关键信息就行。”因为很多偏文科思维的学生根本分不清哪些是干扰信息,哪些是核心条件,更不用说建立数量关系了。

对于文强理弱的学生,确实有必要加强他们的理科阅读。这种阅读跟语文课上的古诗词鉴赏、现代文阅读完全不是一回事。

有些学生一看到大段文字配上图表,马上就手心冒汗。所以说,理科考试时,学生的心理素质特别重要。有些学生一拿到试卷就习惯先翻到最后看压轴题,要是连题目都读不懂,立刻就方寸大乱,连前面的基础题都频频出错。

理科题目往往有多种解法。学生不能光听教师讲标准答案,也要鼓起勇气问教师:“老师,我这个思路为什么不对?”

俞和军

理科的阅读理解和文科的阅读理解确实不一样。理科特别注重情景化命题,题目里面塞了很多干扰信息。现在很多学生习惯了刷短视频、看小红书这种碎片化阅读,遇到这种题目根本抓不住重点。

做理科题一定要学会默读题目、看清文字和图形,也要学会画关键词,先弄明白这道题目到底想让你回答什么。

可惜很多学生总是赶时间匆匆答题,结果连会做的题目都出错了。

还有一点很重要:别被字数多、图表多的题目吓住,这种题目只要找准关键信息,解题并不难。

有经验的学生都懂得先看题目后面的问题,然后带着问题去读题,理解题目的效率会高很多。

葛永锋

通常来说,文科成绩优异的学生,尤其是阅读能力强的学生,在审题时往往能快速浏览试题材料,准确抓住设问核心。

他们能根据题目要求,迅速筛选有效信息,调动知识储备,运用逻辑推理能力;既可以从已知条件正向推导结论(综合法),也可以从结论逆向反推条件(分析法),最后用规范的专业术语作答。

随着新课改和新高考的推进,现在的考试更注重素养导向,着重考查学生的高阶思维能力。观察近几年的1月首考和6月高考真题,可以明显看出从“知识考查”到“素养考查”的转变趋势。现在的试题不再简单测试知识记忆,而是更强调学科素养的考查,特别注重以下5个方面的能力:1.信息提取与加工;2.逻辑推理与分析综合;3.科学探究与思维建模;4.辩证思维与批判性思维;5.语言组织与表达。其中,信息提取与加工、语言组织与表达都需要扎实的语文素养,这也印证了文理融合的教育发展趋势。

“放映机”

□杭州市育才大城北学校 顾红梅

我们班一共有43个学生,有好几个学生在整队行进的时候自由散漫,有的讲话,有的打闹,既不安全,也影响班级风貌。

如何让学生在整队行进过程中做到安静、有序、迅速?我尝试使用“放映机”一招,感觉情况改善明显。

具体操作是:当体育委员带领学生整队行进的时候,无论学生出现什么问题,教师都不当场指出,而是默默地在一旁用手机录制视频,确认镜头拍摄到每一个学生。回到教室后,播放视频,让学生观看,一共看两遍。

有一天,我就这样操作。

看完第一遍视频,全班学生都很安静。我让学生在整队行进过程中讲话、打闹的学生都站起来,个别学生还想蒙混过关,但在其他学生的提醒下也站了起来。

我没有批评他们,反而表扬了他们:“我要表扬今天站起来的同学,他们对自己是有要求的,是有集体荣誉感的,也是有安全意识的。但是呢,他们还欠一点自律。”

接下来,我请学生4人一组讨论:如何改变自己,帮助班级整队行进情况变好。

学生马上展开了积极而热烈的讨论。虽然他们提出的建议都是原有的要求,但是我从他们真诚而明亮的眼睛里看到,由他们自己提出来,意义大不一样。

这时,我让他们再次观看视频,使得他们对自己的问题更加明确。

看完第二遍视频,我们立即行动,按相同路线、相同目的地演练整队行进。

这次,我同样不做任何提醒,录制了第二个视频。回到教室后,我们一起观看了刚录的视频。观看完毕,我带头鼓掌。学生感到非常震撼:原来自己可以表现得这么棒!脸上的表情开心而又自豪。

据说,一种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需要21次的训练。因此,我不奢望训练一次就能取得最终效果。我用加分和表扬的方式强化学生的进步。经过几个星期的训练,当看着我们班整整齐齐的队伍外出做操、活动、上课时,我倍感欣慰。

学生已经进入三年级,心里其实清楚整队行进时应该怎么做,但由于自律能力不够,总觉得稍微有一些偏差不要紧。当他们在大家屏幕上看到自己,就会用全局视角来思考自己的行为,从而生出想变好的愿望。

作为教师,我没有批评他们,而是表扬了他们的集体荣誉感。

我们经常说“要看见学生”,其实也可以让学生看见自己。



第424招



近日,舟山市普陀区城北小学组织了星空观测活动,邀请科普作家和舟山市天文学会成员现场讲授天文知识,激发学生对天文科学的兴趣。据悉,该校成立了天文社团,不定时开展“第三课堂”(研学实践、科普实践、跨学科学习)活动。图为学生在夜间观测星空。

(本报通讯员 陈君芬 摄)

教无定法

喜欢它就给它自由

□嘉兴秀湖学校 莫福珍

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,我带领学生们在操场上嬉戏,阳光洒在他们的笑脸上。

突然,一阵兴奋的尖叫声吸引了我的注意,只见一群学生正围在一起,聚精会神地搜寻着小小的西瓜虫。

有的学生用小树枝轻轻拨弄着西瓜虫,看着它们慢慢地蠕动;有的学生拿出小瓶子,小心翼翼地将西瓜虫装进去,打算带回家仔细研究。

“你们为什么这么喜欢抓西瓜虫呢?”我走到学生们身边轻声问道。

“我想看看它是不是长得和西瓜虫一样。”

“老师,我想知道它是怎么爬的。”

我摸摸一个学生的头,问道:“那你们抓到虫子后,会怎么做呢?”

“我会把它放在手上玩。”

“我会把它捏死。”

我心里一惊。

统编版小学道德与法治教材增设了一个绘本故事栏目,于是,我从绘本故事《我和小蜻蜓》入手,课前请班里的“故事大王”录了一段旁白:“聪聪非常喜欢小昆虫。他抓了

一只小蜻蜓,用瓶子把它装起来。为了让小蜻蜓呼吸到空气,他还在瓶盖上扎了孔……”

我提出了一个问题:“同学们,你们想知道小蜻蜓这个时候的感受是怎样的吗?我们一起来体验一下,想象自己就是这只小蜻蜓。”

我开始播放音乐,两分钟后,音乐停止。我问:“瓶子的小蜻蜓们,你们想出来吗?”在采访完学生的感受后,我提出本课的讨论主题——怎样才是“真喜欢”?

学生们纷纷举手发言。

有一个学生说:“喜欢它,就应该让它自由地生活。”

“如果我们抓到虫子后,把它捏死,那算不算喜欢呢?”

学生们都摇摇头。

“是的,喜欢不是占有和破坏,而是让它以自己的方式存在。”

我还设计了一个小游戏,让学生们分别扮演虫子和孩子两个角色,模拟孩子抓虫子和放虫子的过程。

当学生们扮演虫子时,他们体会到了自由被限制的无助和恐惧,引发出他们对“真喜欢”的反思,即喜欢不应该建立在对他人的痛苦之上。当学生们扮演的虫子被放飞

时,他们体验到了轻松和自在、生命回归自然的喜悦和满足。

为引导学生将这份好奇心转化为更有意义的学习和探索,我给他们播放了关于昆虫的科普视频,让他们了解不同种类昆虫的生活习性。

通过这次学习,学生们不仅对各类昆虫有了更深入的认识,也意识到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。

在我的提议下,学生们成立了校园生物研究小组,定期观察并记录校园内的生物种类和数量变化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,学生们的行为发生了显著的变化。他们不再盲目地抓虫子,而是开始关注它们的生活环境、食物来源,以及与其他生物的共生和互利关系,学会了观察和记录的科学方法。

更令我欣慰的是,学生们将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延伸到日常生活中,主动参与校园的垃圾分类、节约用水等环保活动,还将学到的知识分享给家人和朋友。

通过这一系列的,学生们对生命的认知得到了升华。他们不仅学会了珍惜和尊重生命,也开始用自己所学的知识去关爱这个世界。

筛选有效信息,调动知识储备

如何培养学生的理科读题能力(续)



教师话坊

中国教育期刊优秀作品评选金奖栏目

本话题可继续探讨

